

人工智能时代下新型基础教育师生关系的建构研究

杨丹

大庆石化矿区物业托幼管理所 黑龙江大庆 163711

摘要: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日益广泛,主要表现在基于模式识别的智能教学测评、基于智能专家教学系统的学情分析、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智能机器人、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虚拟课堂教学,催生智能时代师生关系变与不变。师生关系的本质不变,师生地位趋于平等和合作,师生道德关系更加重要,人机伦理冲突成为普遍现象。为此,需要树立智能时代的人学观、打造智能时代的教师“信商”“爱商”、建设人工智能课程与教学论、构建人工智能哲学以应对挑战。

关键词:人工智能时代;新型师生关系;关系建构

引言:

师生关系是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为完成一定的教育任务,以“教”和“学”为中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,是学校中最基本的人际关系,主要表现为教育关系、心理关系、伦理关系等。21世纪,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。人工智能于1956年提出,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沉淀,现在伴随着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脑科学等新技术的发展不断融合创新,迅速拓展。2017年,国务院发布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,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,将为社会建设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,强调发展智能教育。2018年,教育部发布的《教育信息化2.0行动计划》提到智能环境不仅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,并开始深入影响教育的理念、文化和生态,我国的教育信息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—智能引领的新时代。这意味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时代—智能时代已经来临。师生关系作为教育教学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,探究智能时代对它的作用与影响,积极寻求其发展之道是教育领域应对科技发展的应有之义。

1. 人工智能对师生关系的影响

1.1 对师生伦理关系的影响

伦理是指处理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。纵观我国师生关系的伦理变迁,我国古

代是传统的“以师为重”的师生伦理观;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民主思想影响下的“以学生为重”的师生伦理观;改革开放后以“尊师重教”为切入点的教师为尊的伦理观。在人工智能时代,网络信息的开放性和共享性,削弱了“以师为重”的观念,而且更加突出的是“立德树人”的任务。因此,形成的是尊师爱生,相互配合的伦理观^[1]。师生间的交往应该是每个人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,自由公开地表达观点、沟通交流感兴趣的话题。这种伦理关系表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双向性的特点:一方面是学生对教师的尊重;另一方面是教师对学生的热爱。学生尊重教师,常常是根据学生的主观臆断和情感体验,而教师热爱学生,主要是受到教师的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的影响。在伦理关系中,只有教师热爱学生,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。只有尊师爱生,师生之间相互配合,才能不断促进学生的发展和提高教师的教学热情。

1.2 智能机器人成为新助手

沟通、对话、交往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前提。教师时间、精力有限与复杂、无限学生群体间的矛盾是课堂教学难题之一,教师缺乏与学生交流、提问、会话的时间和精力。智能机器人能替代教师与学生交互,随着技术进步,甚至能在交往深度、广度上不断拓展。当前,爱因斯坦机器人等机器人已能处理人类语言,完成回答学生提问的简单交互。集自然语言处理、对话系统、语音视觉等技术的百度机器人(小度),已能自然流畅与人沟通、交流,并亮相2018年央视网络春晚,表演飞花令展现强大功能。一旦进入教育,将带来教育巨大挑战,在解放教师的同时,也对教学造成潜在威胁;教师将不在是知识唯一来源,仅依靠简单重复教学的教师可能会面临工作危机。

通讯作者简介:杨丹,1981年1月,女,汉族,籍贯:黑龙江省绥化,单位名称:大庆石化矿区物业托幼管理所,职位:教研员,职称:小教高级,学历:本科,研究方向主要从事:学前教育,邮编:163711,邮箱:tyyangdy@126.com。

1.3 对师生社会关系的影响

孔子的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”，倡导启发式教学，但也表明了教师是在以权威的身份在与学生进行讨论、交流。从一定程度上来看，这也反映了师生之间的不民主、不平等。长期以来，我国师生关系在社会关系中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，学生灌输式学习。但是，人工智能时代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社会关系。它打破了传统社会关系的界限，让师生双方在人格上渐趋民主、平等。教师和学生通过交往，彼此之间产生联系，双方都是处于平等的地位^[2]。师生之间民主平等可以消除师生关系的紧张和淡漠，增强沟通交流的主动性；学生愿意和老师分享自己的感受，会有助于老师进一步了解学生的个性，增强教育的实效性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，师生之间的交往不是一方压制另一方，而是双方在民主平等的基础之上，通过自由地交流沟通连接起双方的思想和感情。

1.4 对心理关系的影响

心理关系是师生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而产生的心理交往和情感交流，它能把师生双方联结在一定的情感氛围和体验中，实现情感信息的传递和交流。师生间的心理关系受制于教学过程和结果，一般课堂上，因时间人数等限制，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，难以满足每位学生的需求。在学生遇到困难无法解决，甚至引发怕学、厌学等状态时，教师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人工智能技术为师生间精准、及时的情感交流提供了条件。智能感知技术通过捕捉学生的面部表情，分析学生情绪状态，根据数据记录推测学生可能遇到的难题，方便教师为学生提供及时的指导帮助。此外，教师的良好文化素质、高尚道德情操和沟通交流技巧对师生之间的心理关系有重要影响。

2. 人工智能时代新型师生关系的特征

2.1 新型师生关系的目标方面

在人工智能时代，新型师生关系的目标更加突出人本性。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。人类活动具有目的性，这也决定了教育活动具有目的性。师生交往是教育活动中的重要一环。所以，师生交往也指向一定的目的。在传统的师生关系中，工具性的目的特别突出，表现在教师把师生交往视为了填充学生的容器。通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，教师能够从一些繁琐的教学任务中得到解脱，从而回归到人的核心上。师生交往是以人为起点，通过人感染人、通过人唤醒人、通过人帮助人的行为。人本性的目标更加强调师生在交往过程中应该

体现出主体双方的人本性特点，照顾到人的情感、需要、人格和个性心理特征，体现出人的思想意识和生命价值，引导学生去展现生命的活力，激发出人的活力因子^[3]。

2.2 新型师生关系的内容方面

人工智能时代，新师生关系的内容强调生活世界。人工智能时代的开放性、多样性、共享性打破了师生互动的传统内容，更加强调让学生“像成年人一样学习”，培养完整的人格。学生要成为完善的人，就要摆脱师生互动中的知识导向，向生活世界转移。陶行知先生的生命教育理论指出：“所谓生命教育，就是生命的原始、自立、生命的必要教育。生活无处不在，即教育无处不在。”它的质量起着主要的作用。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，通过互动内容的选择和组织，师生互动在真正意义上的会产生，对培养现代民主公民意义重大。

3.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师生关系的建构

3.1 学校营造环境

校园环境是学校的隐形课程，对建设新型师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。人工智能时代，校园里会充斥着很多机械化的操作程序，让学校更具有开放性与自由性。建设良好新型师生关系的校园环境，不仅要创设良好的绿化环境，而且要营造富有情味的文化环境，使校园环境更具有人性化，让师生置身在校园中，能够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。营造人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可以建立起师生之间的人—人关系而不是人—机关系。校园的一花一草和融洽的人文环境，都能够激发出教师和学生的热情，为师生进行平等对话提供了便利的场地。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，师生愿意敞开心扉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这样就为新型师生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一个绿色通道。

3.2 打造智能时代的教师“信商”“爱商”

智能时代对教师信息素养（信商）要求更加紧迫。一线教师需提升信商，学习人工智能内在运行机理，懂得运用之术，能够合理运用、有效发挥人工智能教学作用。教学过程中秉持仁爱之心、道德情操、理想信念等爱商，重视育人价值。从实际出发，从内心真情、感悟出发，实现师生共情。一是学习有关道德育人理论、原则、方法，掌握爱商技巧，深刻领会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与日常教学紧密联系，从教学情境出发，在课堂中广泛渗透。二是创建教师育德共同体，不同学科、教龄教师组建德育研究共同体，共同研讨德育方式，将“老教师”、不同学科教师优秀经验推广。三是充分借助人工智能优势，广泛搜集优秀德育经验，不断开拓教师

的视野，助力育德能力提升^[4]。

3.3 转变学习方式

智能时代要转变学习方式，一要学会提问，二要学会交流，三要学会创造。智能时代学习者要避免沦为机器的奴隶，必须重视创造力的培养。学会提问，学生的问题来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，是有价值的、开放性的问题，可以让学生带着好奇心去探寻问题的答案。学会交流包含人与人的交流以及人机互动。技术让人学会协作，从而产生更大的效力。学会创造突出了创新能力的重要性，创造力的养成离不开质疑精神和审辨思维。

4. 结束语

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师生关系，我们关注的重点不是教师是否被人工智能取代，而是教师将如何在学生知识、能力、情感、价值观等方面的成长与发展中保驾护航

航，更好地承担起人工智能无法承担的责任。新时代的教师必须永远学习、永远好奇、永远热爱，为构建智能时代师生关系不断努力，积极进行跨专业知识的储备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，构建终身学习体系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汪张龙.人工智能技术在考试中的应用[J].中国考试, 2020(11): 30—36.

[2]贾积有.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与学习[J].远程教育杂志, 2020(1): 39—47.

[3]李方安.关系责任视角下和谐师生关系构建探析[J].教育研究, 2020(11): 44—45.

[4]于宗助,朱成科.中小学师生关系的危机与化解[J].教学与管理, 2020(34): 78—79.